

◀ (上接2版)

诸事,都曾献策效力。

“应奎”札书法蕴章草笔意,沉雄逸动,虽小幅而有寻丈之势。与沈曾植书迹形神相似,有若虎贲中郎。寐叟晚年时或臂痛废书,甚或“手战不能握管”,而书名器器日上,“海内外攀金求书者穿户限焉”。则朱应奎及同为乙庵门下的谢凤孙,书法刻意规摹沈曾植,良有以也。作为大变时代一畸零人物,朱氏并无科第功名,也无门弟子传其业,因此身后不足百年,事迹已在明昧之间。

沈曾樾《百砚斋日记》

上海图书馆藏《百砚斋日记》一册不分卷,纪事起旧历光绪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,至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二止。馆方著录撰人为沈曾桐。笔者近年为撰作日记丛刊提要,披阅再三,发现其记述与沈曾桐生平全然不符,实出于曾桐弟沈曾樾手。

沈曾樾(1855—1922),字子林,浙江嘉兴人。沈曾植、曾桐季弟。清例贡监生。捐贖为广东补用盐大使。晚年退居沪上,时与诸遗老相往还。曾补辑祖父沈维鏞《补读书斋遗稿》十卷之余者为《外稿》一卷。他与二位兄长不同,在民国后仍出仕,民国四年署广西银行监理官。因沈曾植无子,曾樾子慈护过继嗣。

《百砚斋日记》所记均为日记主人任职广州时日常公私事务,多为看竹、手谈、宴饮、游珠江等琐末,所记每日“到所”云云,当指所供职的盐务公所。沈氏自父祖以来以浙人而多赴广东活动,在当地人脉甚广。日记述及过从往来者大致有三类:盐务同事,如姚雨农、施列仙等;同时在粤之官吏或文人黄煊甫(士陵)、方功惠等;在粤姻戚,如汪舜俞(大钧)、张梧园等。

对照沈曾桐(1853—1921)的同期行实,可知相去悬远。沈曾桐字子封,号同叔,光绪十二年进士,选庶吉士,授翰林院编修。光绪二十年四月补会典馆纂修官,二十二年八月授总纂官,二十三年京察一等,二十四年三月因《会典》全书过半,保奏赏戴花翎并加侍讲衔。沈曾桐早登科名,久居中枢,又大力提倡新学,当时在政界、学林声名显赫,不亚于乃兄曾植,此时并无在广东为下品官吏的可能。[按沈

王国维往还书信中的范兆经札

王亮

国图藏观堂往来书札中来札有落款署“经”者一通,《国家图书馆藏王国维往还书信集》著录沿袭之,未补足姓氏全名。此札实出罗振玉妻弟范兆经(纬君)手。兹移录此札全文于下:

静安先生阁下:

前函想入鉴矣,念念。蕴公到沪,即寓敝处,本拟即日赴淮,因小轮不能径通,途中须换船等事,是以令荃生到淮一行。蕴公在沪守候,俟其返沪,即回东也。

尊著《曲录》现有友人须购此书(已有数人之多问过),可否寄数册来沪,该价若干,并祈见示为盼。此请

著安 弟经顿首

札中蕴公即罗振玉,所述为他首度自日本返国情形。捡《永丰乡人行年录》卷中民国三年甲寅(1914年)条下:

在京都。先是上年刘季纓返国就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之聘。至是弟子经亦于首春挈眷返国,假寓沪上,于汉口路设蟬隐庐书肆以自给。乡人本拟至淮安展墓,过沪,以漕渠水浅,道阻而止。比自沪返,杨惺吾至舟中相送……同卷又次年民国四年乙卯(1915年)二月二十四日:

携福成归国扫墓。是日先赴神户。二十五日辰刻登春日丸,已刻开行。二十八日未正抵沪,主白尔路弟范纬君兆经家。

雪堂二年间两度返国,前次在一九一四年春,同行者为第三子福荃;第二次在一九一五年春,同行者为长子福成,先后行经淮安、山东、天津、河北、河南,历五十三日东返,并自撰有《五十日梦痕录》,详述



署名
为“经”的
信札

见闻。范兆经为雪堂第二次回国时的居停主人。首度回国时居停何处,《行年录》未记载,但也可以推定是范兆经而非雪堂弟罗振常(子经),因前人书札鲜有署字者,子经书迹也与此札有别。《往还书信集》罗振玉来札第三十三通(1914年3月24日),作于自日本首次回国抵沪当日,正可稽证具体时间和居所:

今日午后二时入吴淞口……公有赐书,仍求寄纬君处。

据罗继祖先生在《庭闻缀录》中的回忆,罗雪堂与发妻范氏伉俪情深,而妇姑不能相安,范氏遂抑郁早卒,临终以两弟不成器,不能亢宗,以母请于雪堂。雪堂因此将兆经(纬君)、兆昌(子衡)兄弟亦

挈于身边,使为代收古文物以自存,但对二人多有批评之辞。兆经、兆昌兄弟晚年,由于时势板荡,荫庇不再,均潦倒不能自存云云。

除代为料理收付钱物外,范氏兄弟也为雪堂印书,曾以“连平范氏双鱼室”名义襄助雪堂刊行《元人元选诗》《续汇刻书目》。民国初年雪堂筹划续出《国学丛刊》,在上海负责印务者为范兆经、樊炳清。《永丰乡人家书》中致范氏兄弟者有六十余通,可知往来之密切。《往还书信集》罗振玉来札第二十二通则径直书写于范兆昌名片上。民国三年春观堂尚在日本,国人经由范兆经代求《曲录》,也是情理中事。

雪堂从仕之初,兆经即奔

走效力。萧文立《罗树勋年表》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九日记:

振玉弟范兆经(纬君)送来署南洋大臣端方札振玉文……将振玉履历开示交范子经,由选用光禄寺署正递进郎中升衔,应缴银三百三十余两,即筹款上兑。

沈老燮元曾据南京图书馆所藏钞示笔者观堂致范兆昌札一通,经笔者整理收入房鑫亮教授编纂的《王国维书信日记》(即《王国维全集》第十四卷增订本,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),以无确证,未标注时间。细察札中述事,当作于避地海东之初:

子衡先生有道:

前日上一书,想达左右。顷蕴公来言有书请公送淮城老妈来,则舍间小婢亦拟烦公带来。重费精神,感荷无既。蕴公又言金颌清兄处有《列女传》画砖并纬君公送渠之龟板,请公一同携东。弟处商务馆之余款五十元,除小婢盘费,蕴公外用亦可在其中开销,将来再算可也。再紫阳观之红腐乳乞代购一元为祷。又请购干粉条一元。又火腿一只,并前二只。种种费神,多俟面谢。专肃,敬请侍安不宣

弟国维顿首 五月廿五日
再上海如有发线可买,请代购两三付。

雪堂、观堂客居京都得以潜心治学,范氏兄弟出力不少。当时雪堂对观堂的周助可谓无微不至,解衣推食之外,也分享妻党亲串人际资源。据沈老告知,南京图书馆藏观堂此札原件今已不知所在,至为可惜。相信观堂与二范间书札存世者必不只以上二通,他日仍有可能续有发现。

曾桐于光绪三十四年(1908)授取广东提学使,晚于此日记十年]

沈曾樾宦粤时期的境况及心迹,在致汪康年札中有所披露,自谓“差况平平,寓用而已”,“盐务优差,概系督院所派,竟有外省丁忧州县充当者,不成政体。……此差月有两百番,勉强敷衍”云云。他受汪康年、梁启超等人托付,代为联系书坊分销沪版新学书籍。广东刻书工价低廉,曾樾遂起意刊刻先人著述,如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五日记“富文老板来,议翻刻司空公年谱”。按此即《鼎甫府君(沈维鏞)年谱》

一卷,其父伯沈宗涵、沈宗济编,前此有清道光三十年刻本。

《百砚斋日记》记返乡会合亲友理母丧暨随上司赴香港洋面查税务事颇为详尽,也属可贵的社会、经济史料。

虞坤林《二十世纪日记知见录》及友人许全胜《沈曾植年谱长编》著录或引用此《百砚斋日记》,均题为“沈曾桐日记”。许君《长编》搜博博讨,考订精审,摘抄曾樾日记文字甚勤,然而全未体察时地之抵触,其粗心可晒。日记旧题“沈曾桐撰”,实因兄弟名近而致误。推其原因,或因当年大宗沈氏文献入藏上图,司职编目

者一时甄录未周之故。

综上所述,《百砚斋日记》为沈曾樾撰,“百砚斋”当为曾樾堂号,他也确有藏砚的癖好。据许君全胜《长编》资料,曾樾又有自抄自跋本《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》存上海图书馆,款署“菑陵”,或亦为其字号。

古人、近人笔札著述经历时代汰洗,泰半湮灭。然而侥幸有文字留存而声名不彰者仍有一大厄,就是所作或有意或无意被归于名头更响的人物名下,或者事迹失考著录阙漏。本文所述及者,分属南北二大图书馆,绝非个例。日记书札

均属于业界广义上的古籍稿本范围,世无二本,与一般刊本书籍另有他处复本可以参验对照不同,一旦初始著录以种种缘致误,后出者往往陈陈相因,积重难返。昔日宋人论诗,有云:工夫须从上做下,不可从下做上。文献工作,与之反辙。当下古籍普查、善本影印事业蔚然大兴,各馆书目著录实为施建之基,亦宜先河后海,措意改进,以期传诸久远之效。

本文写作中蒙友人许全胜、戴家妙、卢康华、孟刚、朱兆虎、秦霖、林振岳先生赐教,专此致谢!